

伊 比 利 亚 文 丛

血 染 黄 沙

S a n g r e Y A r e n a

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著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林光 译 Traducción Lin Guang

河北教育出版社



伊比利亚文丛

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著 林光 译

血 染 黄 沙
S a n g r e Y A r e n a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染黄沙/(西)伊巴涅斯著;林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8

(伊比利亚文丛)

ISBN 978-7-5434-6813-9

I. 血… II. ①伊…②林…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IV. I55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7666号

书 名: 血染黄沙

作 者: 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译 者: 林光

责任编辑: 谭湘 柳刚永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978-7-5434-6813-9

定 价: 34.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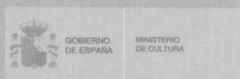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 motivo de la celebración en 2007 del Año de España en China,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se honra de promover, a través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la traducción de esta *Sangre Y Arena* a cargo de la Editorial de Educación de Hebei.

La presente edición contribuirá indudablemente a la difusión de la gran riqueza cultural española entre los ciudadanos de China.

为庆祝2007年中国西班牙年，西班牙文化部荣幸地通过书籍、档案及图书馆总局，委托河北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本《血染黄沙》。

这本书无疑将促进丰富的西班牙文化在中国人民之间的传播。



西班牙政府 西班牙文化部

Con la colaboración de/合作单位



塞万提斯学院

目 录

一	(1)
二	(44)
三	(78)
四	(117)
五	(155)
六	(181)
七	(214)
八	(250)
九	(273)
十	(300)
译后记	(320)

每逢举行斗牛的日子，胡安·加利亚多总是早早就吃午餐。一盘烤肉是他食用的仅有一道菜。他是滴酒不沾的；他面前的那瓶酒始终原封未动。他必须保持冷静。他喝下两杯未加牛奶的浓咖啡，点燃一支很粗的雪茄，两肘支着桌子，下巴托在双手上，用慵困的眼睛看着顾客渐渐坐满餐厅。

几年前，自从在马德里斗牛场举行授予他主要掌剑手称号的仪式之后，他每次来，总是住宿在阿尔卡拉街的这家饭店，饭店店主夫妇待他亲如家人，餐厅侍者、看门人、厨房杂役和年老的女佣都敬重他，把他看作这家饭店的光荣。他也曾因为身上两处被牛角顶伤，裹着逗牛红布，在弥漫着碘仿和雪茄烟雾气味浓烈的环境里，在这里住过许多日子。不过，这一不快的回忆并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什么印象。怀着经常身不由己地处于险境的南方人的迷信想法，他认为这家是“走鸿运”的饭店，住在这里就不会遭遇凶险。他会遇到斗牛职业的种种倒霉事——衣服被扯破，肌肤被撕裂，但是绝不会像已经倒下的那些伙伴那样永远倒下。一想起这些人，就会搅了他的美好时光。

在斗牛的日子里，他及早吃过午餐之后，总喜欢呆在餐厅里静观旅客们的活动。他们是外国人，或者是从遥远省份来的人，走过他身旁时神色淡漠，往往看也不看他一眼；后来，从仆役那里得知，这位脸刮得干干净净，眼睛乌黑，穿戴得像个绅士的漂亮小伙子，就是大家亲切地叫做“美男子”的著名斗牛士胡安·加利亚多，便好奇地转过头来。他经常在这种好奇的氛围中排遣恼人的等待，直等

到前往斗牛场时刻的到来。多么漫长的等待时间！在这胜负未卜的时间里，似乎从他内心深处浮现出一种模糊不清的恐惧，使他对自己产生怀疑；这是他这种职业最痛苦的时刻。考虑到斗牛的劳累，还考虑到必须保持身心的轻松和灵活，他不想上街；为了赶到斗牛场时不会受消化的干碍，他的午饭必须提早吃而且少吃，不可能在餐桌前消磨时光。

他仍然坐在那张餐桌的首座上，双手托腮，眼前飘着一团芳香的烟雾，时不时转动他那闪现一种自负神色的眼睛，扫一眼正关切地凝视着他这个著名斗牛士的几位女士。

作为大众宠儿的自豪感使他相信，他在她们这种目光里看到了赞赏和讨好。她们都认为他长得漂亮而且举止优雅。于是他忘却了自己的种种疑惧，出于所有习惯在公众面前摆出神气活现的姿态的本能，他挺直身子，用指甲弹掉落在衣袖上的雪茄烟灰，戴正套住整个指节的大钻石指环，指环上镶的那粒钻石虹彩四射，水滴般晶莹的核心仿佛有一股神火在燃烧。

他得意地往自己身上扫一眼，赞赏着剪裁精良的三件套服装；他那顶在饭店里戴的便帽，就放在近旁的一把椅子上；他的背心上部，从一个口袋到另一个口袋横挂着一条精美的金链；点缀在领带上的那颗珍珠，似乎发出乳白色的光，照射在他肤色浅黑的脸上；他脚上穿的是俄国皮鞋，在脚腕和狭窄的裤脚之间，露出如同荡妇穿的那种抽纱绣花短丝袜。

一股柔和的、若有若无的英国香水气味，从加利亚多的衣服上和鬓角上精心梳理过的乌黑油亮的头发的波纹间散发出来；他还在妇女的好奇心跟前摆得出胜者的姿态。作为斗牛士，他是很不错的。他很满意自己的仪表。哪儿还有比他更出色、更受妇女喜爱的男人！……

但是，他突然心生忧虑，目光黯淡下去，又把下巴托在手上，一个劲儿地吸着雪茄，烟草的烟雾遮住了他的视线。他焦切地期待

着傍晚时分，希望这个时刻尽快来到；他期待着从斗牛场回来，那时尽管浑身汗水淋漓，而且疲惫不堪，可是一定会因为战胜危险而心情愉快，胃口大开，强烈渴望玩乐，而且确信可以安安稳稳休息几日。如果上帝还像以往那样多次保佑他，他就会有忍饥挨饿那阵子的好胃口，就会在微醺中去追寻在音乐厅唱歌的那位姑娘，他是他在上次旅行中见到的，不可能经常与她重叙友情。由于他过的这种生活，要经常从伊比利亚半岛的一端跑到另一端，他再也没有时间做别的事。

一些热心的朋友陆续走进餐厅，他们想在回家吃午餐之前，来看看这位斗牛士。他们是老斗牛迷，极力想形成一个团体而且拥有一个偶像，所以他们早已把年轻的加利多当作他们的掌剑手，在向他提供明智的忠告时，一再提到他们以往对“小蜥蜴”和“小火药筒”^①的崇拜。他们以保护人的亲昵态度用你来称呼他，而加利多亚答话时总是在他们的名字之前加上“堂”的尊称，因为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斗牛士在与他们的崇拜者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社会差别。这些老斗牛迷总要热情地提及久远的回忆，以便让这位年轻的斗牛士意识到他们的年龄和经验的优越性。他们谈到马德里的古老斗牛场，认为只有真正的公牛和真正的斗牛士才能在那里受人赏识；谈到接近目前的时期，他们一提及“黑衣人”就激动得全身发抖。这个“黑衣人”就是“小火药筒”。

“你要是见过他，该多好啊！……不过，你和你们这辈人那时候恐怕还在吃奶，也许还没出生呢。”

另外一些带着一副穷酸相而且面有饥色的斗牛迷，那时也在走进餐厅。他们有的是些经常对斗牛士进行赞扬和指责的报刊上默默无闻的评论员，只有斗牛士才知道他们；有的是些职业不明的人，

^① 是当时两位著名斗牛士的外号。

一听到加利亚多抵达的传闻就纷纷露面，死乞白赖地赞颂他，向他讨要门票。共同的酷爱使他们与那些尊贵人物、大商人、官吏不分彼此；这些人物与他们热烈争论斗牛的种种事情，对于他们的纠缠不休并不害怕。

看到这位斗牛士时，大家一边拥抱他或是与他握手，一边向他发问和发出赞叹。

“胡安尼略^①……卡门这一阵子可好？”

“很好，谢谢。”

“令堂安古斯蒂娅斯太太好吗？”

“好极了，谢谢。她眼下在拉林科纳达^②。”

“你姐姐和小外甥们呢？”

“一切如常，谢了。”

“你那位活宝姐夫呢？”

“也很好。还是那么多嘴多舌。”

“你的小家庭也该有孩子了吧？还没希望吗？”

“没有呐，还没希望。”

他用牙咬一个指甲咬得咯咯响，以表示坚决否定，然后反过来由他向刚来的人问话；他只晓得这个人爱看他斗牛，其身世他就一无所知了。

“您家里的人也都好吗？……哟，我太高兴了。请坐，吃点儿东西吧。”

他随即问起几个钟头后他将与之对斗的那些公牛的外貌，因为，这些朋友都是从斗牛场来的，他们刚看过把公牛分开关进牛栏。他又怀着职业的好奇心，打听起有许多斗牛迷聚集的英国咖啡馆里的消息来。

① 胡安的呢称。

② 是胡安·加利亚多购置的一处田庄的名称。

这是这个春季的第一场斗牛，热爱加利亚多的斗牛迷们显然怀有莫大希望，因为他们都记得在报上读到过记述他在西班牙其他斗牛场新近几次取得成功的简讯。他是拥有最多斗牛合约的斗牛士。从塞维利亚举行的复活节那场斗牛（一年中第一场重要的斗牛）起，加利亚多就要从一个斗牛场赶到另一个斗牛场去杀公牛。随后，到了八月和九月，他不得不每天在火车上过夜，午后进斗牛场地，根本没有休息时间。他的塞维利亚的代理人忙得不可开交，遭到信件和电报的围困，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么多的签约要求，安排在如此紧凑的时间里。

前一天下午他在雷亚尔城斗牛，穿着斗牛彩装就挤上火车，以便第二天上午赶到马德里。一夜几乎什么事也做不成，只能缩在乘客们匀给他的一小块座位上，时不时地打个盹；乘客们挤坐在一起，是为了让这位第二天要去冒生命危险的男子汉得到片刻的休息。

斗牛迷们赞叹他身体的耐力和无畏的胆量，他在刺杀时向公牛猛扑过去，凭的就是这种胆量。

“我们可要看看你今天下午怎么干。”他们怀着信徒的热情说道。“斗牛迷们对你抱很大希望。你准会摘下许多彩带结^①……这要看你能不能干得跟在塞维利亚一样出色了。”

崇拜他的人们陆续告辞回家吃午餐，以便尽早去看斗牛。加利亚多剩下独自一人，为了使神经不再紧张，打算上楼到自己房间去。这时有位男子牵着两个孩子绕过餐厅的玻璃屏风，不理睬仆役的问话。一看见斗牛士，他就眉开眼笑，拖着孩子走上前去，两眼盯着斗牛士，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下脚。加利亚多认出他来了。

“您好吗，干亲家？”

① 与斗牛有关的花结有两种：一种是黑带结，系在斗牛士后脑勺的小辫子上；斗牛士因年老或斗牛无能而退役时，才将这种花结摘下。另一种是彩带结，斗牛时在公牛出场前钉在公牛脖颈上，作为该公牛的饲养场标志。这里指的是后者。

紧接着照例是要了解他一家是否都好的所有问话。然后，这位男子转过身去，郑重地对他的孩子说：

“这就是他。你们不是老问起他吗？……他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两个孩子虔诚地凝视着这位英雄，在他们不幸的家的房间里张挂的几幅图片上，他们早已见过他无数次了；他们认为他是超人，从他们初谙世事起，最赞赏的就是他的业绩和财富。

“胡安尼略，吻你教父的手。”

小的那个孩子把他红红的嘴唇碰了碰斗牛士的右手，为了这次拜访，他母亲刚刚给他擦过嘴。加利亚多漫不经心地摸摸那孩子的头。这是他在西班牙所拥有的众多教子之一。热爱他的斗牛迷们往往硬要他当他们一大群孩子的教父，认为这样就能保证他们的前途。出席一个又一个洗礼仪式，是他名声显赫的结果之一。这个教子使他记起自己开始这一行当时的艰难时期，当时所有的人都对他有争议，只有这位父亲相信他，他因而仍然很感激这个人。

“您的买卖呢，干亲家，”加利亚多问道，“生意兴隆吗？”

这位斗牛迷皱起了眉头。他靠在塞瓦达广场的集市上当经纪人的佣金维持生活，再没有别的生计。加利亚多怜悯地看着他那质地很次的节日盛装。

“您想看这场斗牛，是吗，干亲家？……上楼到我房间去，‘弯疤儿’^①会给您一张门票……再见，好小子！……给你们买件小玩意儿。”

当干儿子又吻斗牛士右手的时候，他用另一只手交给两个孩子两杜罗^②钱。那位父亲又感激又抱歉地牵着孩子走了；说不准这种激动是出于什么原因，是由于给他儿子的钱，还是由于斗牛士的仆人就要送给他这场斗牛的门票。

加利亚多为了不在自己房里遇见这位热心的斗牛迷及其两个孩

① 加利亚多一名仆人的外号。

② 西班牙银币名，一杜罗合五比塞塔。

子，在餐厅里多呆了一会儿。他随即看看表。才一点钟！还要等多久才挨到斗牛时间啊！……

他出了餐厅走向楼梯时，一个裹着旧大披巾的妇女从饭店的房间里出来，不理睬饭店人员的阻拦，坚定而又亲昵地堵住他的去路。

“胡安尼约！^①……胡安！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大海螺’多洛雷斯太太，可怜的‘莴笋贩子’的妈呀！”

这位小老太婆皮肤微黑，满脸皱纹，有一双炭火般闪亮的眼睛——巫婆的眼睛，多话而且情绪激昂，加利亚多对她微笑着。就在这时，加利亚多已经猜到她说所有这些空话的目的，就把一只手伸向背心口袋。

“我好苦啊，亲爱的！穷得丁当响，而且是在死亡边儿上挣扎！……一知道你今天斗牛，我就寻思：‘去看看胡安尼约吧，他准不会忘记他可怜伙伴的妈……’哟！你长得多俊哪，招人疼的小伙子！难怪有那么多女人围着你转，你这该下地狱的……我的日子糟透了，亲爱的！连件衬衫都没得穿。今天除了一点儿炖菜，我还没东西落肚呢。人家可怜我，让我住在那边那位壮实女人家里，……她是本地人。那是一所很像样的房子，租金五杜罗。你可要来呀，他们都想看看你。我给姑娘们梳头，还侍候老爷们……唉，我可怜的儿子要是还活着，该多好啊！你记得佩皮约吗？……你记得他死去的那天下午吗？……”

加利亚多在她干瘦的手里放上一杜罗，然后连忙躲开去，不去听她的絮叨；她一边絮叨，一边因伤心痛哭而开始发抖。该死的巫婆！在斗牛的日子，竟来向他提起早年那位可怜的伙伴“莴笋贩子”；当时他们俩都是斗小公牛手，在莱布里哈斗牛场上，他眼睁睁看着“莴笋贩子”被牛角刺中心脏，差不多马上就送了命！晦气的

^① 也是胡安的昵称。

老太婆！……他推开她，而她却像鸟儿那样满不在乎，由令人怜悯的状况变得快活起来，突然热烈夸起赚走大众的钱和迷住女人的心的那些大胆的小伙子——出色的斗牛士来。

“美男子，你配得上西班牙的美女！……卡门夫人可得把眼睛睁大喽。总有一天会有年轻女人把你抢走，而且不让你回家……不给我一张今天下午的门票吗，胡安尼约？我很想看你斗牛，太棒了！”

这个老太婆的叫声和过度的讨好，把饭店员工逗笑了。斗牛士的在场，引来了一群好奇的和乞讨的人，他们打破了饭店严禁乞丐、流浪汉和报贩们进入大门的命令，轻轻推挤着饭店的仆役，一拥混进了前厅。

腋下夹着成捆印刷品的小混混们，摘下头上的帽子，亲昵地向斗牛士热烈致意。

“美男子！呜啦，美男子！好汉们万岁！”

最大胆的几个小混混抓起他的一只手，紧紧握着朝四边摇晃，渴望尽可能延长与这位全国闻名的杰出人物的这种接触，他们在报刊上早已见过他的照片。接着，为了让伙伴们分享这种光荣，他们不管不顾地邀请别人：

“握他的手呀！他不会生气的。他真是再和气不过了！……”

他们尊敬这位斗牛士，差不多要跪倒在他面前了。另外一些胡子拉碴的、身穿当初曾经是很考究的旧衣服的好奇的人，挪动他们的破靴子挤在这位偶像周围，头戴油腻的帽子凑上前去，轻声跟他说话，称呼他“堂胡安”^①，以便把自己与那帮热烈但并不恭敬的混混们区别开来。他们对加利亚多谈到自己的穷苦情状时，求他施舍，有更大胆的人以他们的爱好为借口，向他讨要门票，尽管他们的目的是立刻把门票卖掉。

① “堂”是西班牙人对有社会地位的人的尊称，只用于名字之前。也译作“唐”、“董”。斗牛士不是有社会地位的人，这里用“堂”称呼，显然有高抬的意思。

加利亚多微笑着挡开推他压他的这群蜂拥而来的人，饭店的员工对声望所产生的敬意感到畏惧，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解救出来。他搜寻并掏空自己所有的口袋，把所带银币盲目地分发给伸得高高的贪婪的手。

“我再也没有了……钱发完了！放了我吧，爱玩闹的朋友！”

他对这种身孚众望的状况颇感得意，但他佯装懊恼，用强壮有力的两臂，给自己推开一条通道，以斗牛士特有的矫捷身手登上梯级；他一上楼，仆役们便摆脱了敬畏他的顾忌，推搡着把人群赶到街上去。

加利亚多走过“弯疤儿”的房间门前，通过半开的门看见他的仆人正在箱笼之间忙活，准备斗牛穿的服装。

当他独处在房间里的时候，蜂拥而至的崇拜者所引起的令人愉快的激动，刹那间化为乌有。斗牛日子里令人不快的时刻来到眼前，这是他走向斗牛场最后几小时所感到的踌躇不安。他要面对的是缪拉的公牛^①和马德里的观众啊！在近处看见这种危险，仿佛会使他陶醉，勇气大增；现在当他独处的时候，却使他苦恼；它同某种超自然的事物一样，就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而令人恐惧。

他感到沮丧，令人不快的前一天晚上的疲乏似乎突然压到他身上。他很想房间尽头的一张床上平躺下来；但是，对未来的没把握和神秘莫测弄得他心神不定，使他睡意顿消。

他在房间里不安地走来走去，用刚吸尽的雪茄烟头，点燃又一支雪茄。

他在即将开始的马德里斗牛季节里会怎么样呢？他的敌人们会说什么呢？同行的对手们的结果会如何？……他刺死过许多缪拉公牛，但这种公牛毕竟与其他公牛是相同的，他终于想起倒在斗牛沙

① 缪拉是当时著名的公牛饲养人。

地上的伙伴们，他们几乎都是这种公牛的牺牲品。叫人心烦的缪拉公牛！因此，他和别的掌剑手在斗这种公牛时，总要在合约上载明多收一千比塞塔^①。

他迈着紧张的步伐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停步傻呆呆地凝视箱笼里熟悉的東西，然后颓然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似乎突然变得虚弱无力。他看了几次表。还不到两点钟。时间过得多慢啊！

他希望上装和去斗牛场的时间尽早到来，以解决他的神经紧张。人群，嘈杂声，大众的好奇，在面对大众的钦佩时显得既平静又愉快，尤其是真实的和有形的危险的逼近，这一切会使这种孤独所形成的苦恼一扫而光，而掌剑手在这种苦恼中因为没有外界刺激的帮助，便会产生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

为了分散注意力，他在上衣里边的口袋里搜寻，掏出和皮夹放在一起的一个散发着柔和浓香的小信封。他站在从里院透进暗淡光线的一扇窗子前，凝视着来到饭店时有人递给他的这个信封，赞赏着信封上书写地址的字，其笔迹纤细而且娟秀。

他随即抽出信瓤儿，惬意地闻着它那说不清的香味。这些出身高贵、到过许多地方的人哪，连这些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也要想方设法显示出他们叫人没法模仿的气派来！……

加利亚多总在自己身上喷洒大量香水，到了令人反感的地步，好像他身上还有早年贫穷时的那种刺鼻的恶臭。他的敌人们嘲笑这位粗壮的年轻人，甚至认为他的爱好有损他男子汉的整体形象。他的崇拜者们对这一弱点一笑置之；但是他们多次不得不把脸转开，因为这位斗牛士身上过浓的香气熏得他们头晕。旅行时他随身带着各种香水；走下斗牛沙地，置身于死马、被挑开的肚肠、混着鲜血的牛马粪便之间时，他身上抹的是最女性化的香精。他在一次前往

^① 西班牙的本位货币。

法国南部斗牛场的旅行中，结识了几个热情的轻佻女郎，她们给了他一个混合配制特异香水的秘方。这封信上的味儿，正是写这封信的人身上的香精味儿！这种清雅而又难以名状的神秘香气，仿佛是从她那高贵的躯体上散发出来的，他把这种气味称为“贵妇香味”！……

他面带快意与骄傲所引起的恬静笑意，把这封信读了又读。信不长，只有寥寥数行；是来自塞维利亚的问候，愿他在马德里运道亨通，预祝他成功。这种信有可能遗失，在信上签名的女人是不会因此陷入窘境的。信的开头用娟秀的字迹写的“加利亚多我友”，使斗牛士看了觉得顺眼，结尾写的是“您的朋友索尔”。全部语调都不冷不热，以您相称，用的是居高临下的和蔼口吻，这些似乎不是平起平坐的人之间说的，而是高高在上的人含有暗示和怜悯的话语。

斗牛士怀着识字不多的乡巴佬所具有的敬慕心情，观赏着这封信，像是遭人轻蔑似地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烦恼。

“这个女人！”他喃喃自语。“这个女人！……谁也整治不了她。不用你而用您跟我讲话！……您！竟用这个来称呼我！……”

不过，令人愉快的问候使他满意地笑了。冷冰冰的语调是写信用的，这是贵妇人的惯用手法，是见过世面的淑女的谨慎。他的敬重一变而成为赞赏了。

“这种女人就懂得这一套！去她的，确是得当心对付的家伙！……”

他的微笑里流露出一种职业的满足，一种驯兽师的骄傲，当他赞赏被驯服的野兽的力量时，也就颂扬了自己的光荣。

加利亚多赞赏着这封信的时候，他的仆人“弯疤儿”拿着服装和箱子进进出出，把这些东西放到一张床上。

他是个做事不声不响而且手脚麻利的仆人，好像根本没注意有这位掌剑手在场。几年前，他当递剑手^①，跟随这位斗牛士到处旅

^① 递剑手是掌剑手的仆人，当掌剑手要用剑时，就将剑递过去。